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二十

明 程敏政 撰

記

黟縣重修縣治記

凡有所興作於其治者非必其才之充於已患之決於下夫然後事易集而功可圖也才不克則僅僅自守而憚於為患不治則上下之情隔而民不樂求集事而圖衆功之成於一旦烏可得哉若高君之治黟而百廢具

興殆所謂才充而惠浹者與縣之儒紳義民耆宿合詞而言於予曰髙君下車即剗其宿弊與民更始繼振其學之政而均其邑之賦使民知向方而足以自裕盖期年政成知其民之可與有為也而縣之廳事視諸廨獨甚前為令者茍安而已君曰是將以出政而涖民不可但已也言於上官請羡財以為之而凡學宮以曁憲司院若公館若祠廟若食庾若橋梁若街衢若坊表壞者葺之弊者新之皆捐俸以倡募工以作一無所取於民

而民樂君之政相與趨事惟恐後以兹衆功舉之甚易而成之甚速山川增輝士女胥慶吾邦遂爲壯邑非復舊之爲縣者矣今君之功豈可泯乎請記其成爲來者勸縣人之言如此予觀近世之有作興於其治者或舉其一而遺其二或僅以取具而莫克圖其全者才不充與或兼舉圖全而傷民之財力遂至於僨事者惠不浹與才充而惠浹若高君豈非世吏之難得者哉是可書巳君名伯齡福州長樂人起鄉進士弘治丙辰授知縣

縣事以公恪自勵凡他邑之訟多願請决上官委之而廵按憲臣遣使勞之𪊨人恒恐其遷擢而去也盖予方家居目擊其事云

瑞蓮記

三山李公自侍御謫令休寧之明年得秋水亭故址重作之浚其池種荷花其中乃七月既望蓮盛開有一蔕三花者數本雲錦爛然照映池滌如鼎之峙如台之躔父老聚觀而加額曰異哉蓮也偶而花者尚不可得况

其三乎非令君之德政烏足致此僚屬師儒張宴於亭為公慶而邑之人遂播之詠歌余在倚廬不及聞也子壎賓預宴末爰衰衆作為卷以贈公卷成而余禫久矣閒日造之徘徊池上以語客曰昔葛令君為祠部郎官以議禮不合謫兹邑而構兹亭後起入朝位至大司成子立方知制誥而其孫邲遂相光宗流澤之有自也如此今去宋遠矣亭荒水寒過者興歎李公至而亭一新境益勝草木為之開祥雅度髙風相望異代而後此名

位之升㴱系之昌將不兆於斯乎諸君之詠歌殆去思之張本也歟客曰然遂書之以備圖經盛事

余氏義宅記

余氏自宋南渡時居歙巖鎮迨今三百年傳十有七世族益蕃蕃則不能無親疏亦不能無亨屯矣於是余氏之彥曰養浩有義宅之舉君子取焉其法爲屋若干楹凡族之疏而屯者聽入居之其地已產也其所費巳貲也其事在弘治甲寅之歲義宅成而余之屯者得所疏

者不至於途人義聲流聞至有詠歌以頌之者養浩慨

然弗敢當曰不佞賈人也幸而讀先人之書獲聞賢者

之緒論其初意收族而已間具其首末以請記余得而

慨然曰賢哉養浩之義舉也世之人同氣且不相恤況

疏族乎或小臨泉谷之私則處亨而訟者比比況捐所

有以施於疏而屯焉者乎養浩於是賢於人遠矣嗚呼

義利之說不明而政益駁俗益偷究心於孟氏董生之

論者寡矣若范之義莊鄭之義門世可多見乎況出於

一壓之下布衣之士能居其族而不使之淪没可不謂義乎宜君子之有取於斯也雖然由身而家而族以及州里此古之人善推其所為者之漸也余氏後人其尚心養浩之心相朂以義而利是懲安知不有旌其門見録於史册如范鄭之炳然者乎與人言而不以遠大望之非厚之道是為記

節壽堂記

箕疇五福先壽而主於好德明齒必有德之足貴也閨

闉之間耄耋之老世孰無之然德非齒於人雖壽奚益

哉祁門汪母胡孺人之壽也里姻致慶而名其堂以節

壽殆貴德之義乎胡孺人為士人璟之妻為養浩先生

思敬之冢婦其考士顯與其叔考侍御公深弟鄉進士

安皆一時名流故孺人得於圖史之警鞶匜之戒甚稔

年二十歸汪氏居三年生一子而夫亡矣不貳適養浩

先生慟而嘉之曰是誠吾婦也孺人不逮事其姑方氏

而祀之極誠事繼姑徐氏更謹誨育其孤曰復者為之

娶而有立内外斬斬幾五十年如一日衆欲以其節聞有司乞加旌表者孺人力辭之曰此婦道之常耳人以是益髙之而孺人年七十矣以節壽名堂用侈其德以示勸一鄉非所謂稱情者哉惟人之德出於天性於巳而實有觀感視則相成之道焉若胡孺人之閫於家而淑其身者固有其地矣矧汪氏邑著姓世載令徳至養浩先生復以文學行義爲鄉碩儒動師古人治家孔肅道之足以形其内者如此先生之母廖氏年二十而孀

居時先生之生甫三月爾撫孤勵志凛然氷霜節之足以開其先者如彼謂非有得於觀感視則之深以成其德烏克有是哉或者謂婦行不踰閾而乃名堂以侈之於義何居是概言之而非通論也采蘋之章栢舟之什頌壽母而傳列女以致詳於內行者炳炳也胡孺人節與壽非詩之所可詠而傳之所宜附者乎由七十而躋八望九以底於期頤所以稱慶茲堂者未艾也尚齒貴德固人心所同然而不能但已者哉璟之弟璪本其里

嫺陳振新等之意來休寧請余文余夙聞養浩先生而節壽之事又史氏所當紀者故不辭而為之記

鄭氏四節堂記

先王之治必自内始而其事見於國風備於大學之書矣中古以來士畧於自治而詳於人於是有位尊朝著而名不齒於鄉里威加兵民而道不行於妻妾者烈女貞媛世豈無之而吾於歙鄭氏之四節有感焉鄭氏世居歙西之雙橋曰昌齡之妻洪氏夫亡無子孀居六十

四年年九十一而終元至順初旌其壽節昌齡之姪曰

國英曰子美子美之妻程氏以夫死忠亦死於義見錄

元史次室何氏能守志撫孤而底於成國英之亡也次

室王氏行與何同而又不污於暴寇洪武末並加旌表

嗚呼何鄭氏之節萃於一門若是其烈哉考之郡乘史

傳鄭之先有諱安者宋季之亂以布衣止屠城之師因

授歙令廟食其鄉號令君祠有事必禱令君之子千齡

以儒起家歷休寧尹所至有氷蘗之操其沒也鄉人私

謚貞白先生號所居為貞白里而昌齡其兄也子美諱
玉貞白之子元季大儒嘗被徵為翰林待制不赴有著
述在學者學者築室事之號師山先生國初下新安被
執不屈自經死程氏殉之而國英諱璿其從兄也夫以
令君貞白師山三世相承百餘年間位不尊於朝著威
不加於兵民而推其所學為仁人為廉吏為忠臣其自
治可謂詳矣幽貞女婦得諸觀感而閨門之化成焉主
闈者非獨有子夭志而已或孑然無所覬於後而抱節

以老副室者非獨能惠順以安其分而已乃毅然不辱其身以力存其宗祀後先相望如蹈一轍雖其資禀之美本乎天而出於身教之懿者豈少哉上之人從而旌之為世勸豈獨鄭氏一族之光而已哉世遠人亡里門傾圮追說故事行道傷嗟於是師山五世孫曰鵬者以國學生需次於家奮當起廢之責言於廵按侍御廣陽方公方公慨然以付歙令豐城熊君爰諏吉旦立坊故處榜曰四節鄉人流聞士女駢集傾竦嘉歎不能已已

而鷳復以之名堂謁余記余承乏史臣且獲覩鄭氏家乘稔矣樂覩節義之家有賢後人而行臺之臣與邑令君又能發揚幽潛以奉宣我列聖躬化成俗之意比於先王士興起於自治將由身而家以圖治平之效於異時如詩書所紀皆事之大者故謹書畀之而不以譾陋辭焉

德徵堂記

徵者有所取必而不爽之謂也農取必於稔商取必於

利士取必於祿與名然有得不得而畀焉其所取必者外也德修於己無所慕而所徵於天者不畀何哉其所取必者內也以農則稔以商則利以士則祿與名自然之應焉豈俟外求而後可取足者哉或曰己德修矣而亦有畀於徵者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天之徵於人也君子以福小人以極固也否則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顧世之論天者恒責之近而弗要其終爾吾於鄭氏有徵焉鄭之族甚衆所居歙西曰鄭村世有令德再徙髙舉

曰積才君始為醫其子曰存濟君彦隆方業儒而失怙故嗣醫以養母存濟之子曰恬菴君文慧亦從儒而業舉子矣以多疾更嗣為醫葢其三世皆有活人之功而恬菴之醫益顯德益修與人交甚忠有所言必主於理家未裕而急於濟人葬三世之喪無違禮教三子甚篤其季尊守其醫仲敬嗣主家事孟賢世其儒以弘治已酉舉於鄉鄉之人嘖嘖嘉歎曰非德之徵乎郡邑大夫為題其綽楔之上曰德徵又以名堂而其所善者聞請

記於余余素多疾恒藉恬菴以自輔且知賢之將進顯於時以取必其可得者不爽也則為之記曰昔丹溪先生因其師白雲許文懿公有宿疾棄儒而為醫論者稱其所著書醫之考亭也范文正公之未第也禱於神曰異時不獲相天下當為良醫古大賢君子無一念不在民物也卒為宋賢臣第一彼皆無所取必而天應之或予之名或予之祿如執左符合於右契抑非重內輕外而勤其德者能之乎恬菴之學出於丹溪而賢方以經

術進先憂後樂之志舍文正其誰與歸夫其德益崇則其徵益大豈若農之足於稔商之足於利而已然則與人言而厚望之非諛也緣堂事而立說以致頌禱之義也

復真軒記

休寧吳君廷順搆一軒於所居之商山而榜曰復真余族子師魯與君有子女之好也來為之請記復真靖節詩語也讀者不審疑其有剖斗折衡之意豈其然乎真

嘗謂性之本然者故其詩以遑遑魯叟彌縫使淳繼之蓋天真鑿而人僞滋工詞華者習口耳慕清談者判心跡靖節之意以為非聖人删述垂憲則不可以復此真而使之淳矣淳殆性善之云也今讀其言冲遠古澹可以嗣風雅之逸響考其行則大之彝典小之起居皆不為無見而恒發於高懷曠度之餘使人視之邈乎其寡儔也然則復真之語誠孔門之緒論惡可置議哉吳君以是名軒其有得於此乎亦徒愛其言而以之重其居

室也余聞之吳君性孝友樂交一時名流且集圖史知從事於簡策有白社之風紙筆之好長區賦聽鄉訟人稱其賢而君不久即謝去獨以其先出宋廣南安撫文肅公之後輯家譜編世美錄以纂其先烈若贈長沙公之為者然則吳君之所景行取法得之靖節為多此軒之所由名而以之自警者歟雖然復真之義大矣君年六十而進德尚友之心若此可謂健矣羲皇上人不可跂也樂琴書理丘壑釀山中之秫餐東籬之英寄傲於

南窓課農於西疇世歟無所嬰其中簪郵無所致其傲
坐閱髙壽於盛世而怡老於斯軒較之靖節其所得不
既多乎

杭州府儒學科目題名記

浙江左布政使陜右閻公仲宇按察使西蜀劉公福既
相與新其杭州府學宫舍菜禮成乃合僚屬進其師生
而語之曰惟我朝自洪武巳酉詔郡縣立學養士百三
十年俊秀畢達而山林之下無逸才自庚戌詔開科取

士凡四十餘試賢能足用而雜進者無所容於朝宁盖科目之得人盛且久矣而兹學之題名闕焉將何以修前聞示承式於後學具稽故典考名氏及里岀分年彙次而刻之為來者勸亦作新之一始乎衆曰善乃命工董吳石從事而未有記值余被名入朝過焉則具以請辭不可為之言曰甚哉士得名之難而副之之不易乎古之人知其然故因其得之難也有所廸之則謂之名教因其副之不易也有所礪之則謂之名節廸之而成

礪之而與其名炳然與實符者士所貴也廸之而無與成礪之而無與興則為無聞為虛譽究其所至卒與鄉人等而重得罪焉豈所望於士哉杭東南大郡三司之所治也山川之佳勝物產之豐麗甲天下士生其間多秀且文而以材藝德履勲猷義烈聞四方豈一日之積哉逮我朝而士習益變崇雅黜浮名與之俱方嶽之臣悉取而列之貞珉示表異焉則凡學於斯者指其名責其實懼其得之難而副之不易也將不知所警乎憂其

為鄉人而求達之家邦其必念緊朝養士之厚取士之公得士之多肅行檢慎官常而勉於仕優之學俾令聞令望如卷阿之所奏無惡無斁而永終譽如振鷺之所美以無負於名教無玷於名節斯亦無廢於諸公作新之盛心矣乎然則號稱名臣以致主而澤民於盛時將有人焉以嗣書之其為杭學之重又寧有既乎

宜興徐氏義塾記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世居

常之宜與族甚鉅而收教之法則自其先大夫啟之未成也公既貴乃撥已田千畝以贍其昏喪服食之費曰義莊又以為養之不可無教也爰置學一區曰義塾歲延有學行者一人為師凡族之來學者束脩食用咸取給義莊且具條約以聞聖天子嘉與之而下有司加維護焉公以義塾者風教攸繫不可無紀屬筆於不佞弗敢辭則述所聞以對曰古君子之學必家始而後可推之天下其教有章其施有等然其學也豈俟他求而後

得哉尊吾之德性而輔之問學使智長心成行與言副薰然禮義之域而悖親傲長之風無自生焉於是徵之百聖而合放之四海而凖此三代之遺法也秦漢以來去古遠矣學不足於自修士非出於里選求治之隆安所得乎公歴事四朝及今青宫凡三任輔導為師臣其所以沃上心正王度而式是百辟表儀當世者天下誦之矣又本先志捐所有以贍族推孝之始以永淑其後人其心公矣其善之所被廣矣昔文正范公之置義田

也百世尚之而義學無所聞何哉盖嘗考之當宋盛時
學校之在郡邑者且未有定議况其家邪我髙廟革前
元之陋而建學育才取法殷周列聖相承講求益備餘
百年矣故公得以論道之暇經畫家政而為文正公之
所未遑者豈非文運亨嘉之盛亦有所際會而然哉凡
為公之子弟族人者誦詩習禮於斯體公之心而服其
訓盡其學力之所及處為良士出為忠臣以古君子自
勵使安於豢養之人踣其身偾其家者聞風而慙撫事

而悔求自於義塾不可得其有繫風教豈獨一家之重輕而已義莊事當別有書兹弗贅

呂梁洪新建工部分司記

余被名北上之濟江也工部主事蕭山來君遣人逆致書曰不佞分司吕梁再期矣覽觀治所見役夫漕卒之在候者千數而地隘無以容公廨處於委巷而與所涖相閡周防之弗及也雖職思其憂而莫之遂揭太平李公以都憲總漕之節入覲南旋過焉工部郎中建昌謝

君緝亦以行河至與之議而是之則進以告公公曰經遠之圖也宜亟為之爰下徐州時陝右何君宗理以進士知州事謂封域所在力任之而以兩洪所貯折價有餘請取辦焉庀材名工舁石畚土出內有典贏縮有稽以價易鄰地之在民者而斥其陋巷除為道司瞰於河中為視事之廳十六楹前樹坊曰分司為大門為重門左右為步廊廳之南為狀元亭則以今贊善費君宏嘗從其伯父員外瑄讀書於此也經始弘治丁巳之春踰

三月告成規撫亢爽内外有嚴士民聳觀山水增壯李公之功也敢請記以示來者讓不獲道出淮陽會李公語之故公憮然曰此來君之所經畫締搆吾何力焉夫天下之事成於同敗於異若兹呂梁之役可以觀政矣夫自國家都北以來漕東南之粟由淮入泗以達京師而呂梁要衝也幹方之臣上計之吏蕃漢入貢之使四方貿貨之商旅又往來無虛刻下上之不時濤石之所鬬激恒為舟患乃置篙師戈夫以濟而或有相先之爭

相觸之懇故工部分司一人領之三歲一更著為令及今百三十年至者取受成竣事而已來君不以艱遺後人而李公主之謝君贊焉何君又專其責相其成費不勤官役不獘民可謂賢矣夫任事者不以喜功而嫌合議者不以策非已出而沮此古同心同德者之所難也使進而致主以澤天下亦不出此況河防一事哉後之人升其堂而思政憩其亭而思學皆有益世教非一時飾厨傳闢苑囿以樂燕私者比是不可以無記李公名

蕙字德馨成化巳丑進士今都察院右都御史來君名天球字伯韶弘治庚戌進士是為記

濟美堂記

濟美堂者江都嘉會處士髙公以其孫之得雋而搆名之以勉其子姓者也髙氏之先自節度使秦王行中曁其子渤海武穆王懷德以材武顯於周宋世望恒山其後從高宗南渡有安撫鎮江及扈蹕海道者子孫散處温台閭衣冠蟬聯奕世不乏至希徵者當國初為勸農

官退隱於醫生惟虛嘉會之考也嘉會丈夫子三曰鑑以勸分入粟補承事郎曰欽號敬齋尚德不仕曰銓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敬齋之子曰濟舉弘治癸丑進士授工部虞衡主事乃具首末以告曰嘉會府君實始堂構而敬齋先生亦恒指堂額以勵不肖言尚在耳也今先大父已受封大理左評事先子以不肖故亦將得貤封之典而斯堂之記闕以是有請焉辭不獲為之言曰甚哉美之不易得也由一身則善

始而或毀其終由一世則有賢父兄而或戮於其子弟比比也其本弗大其源弗深則何怪其末流之不瘁且涸哉若高氏戡亂之功惠民之績衛上之勞所以開其先者甚遠至於希徵生值興運而劭農之勤活人之德又弗大其施食其報以終故一發而得都憲再發而得虞衡學業相承行治相高非一身之榮一世之積也濟美名堂其不謂之稱情矣乎雖然本大矣益圖其所培源深矣益圖其所濬斯其美益臻而堂名益暴此虞衡

請記之意非是侈於觀美而已都憲公內司廷評出領方嶽至今官公恪周練譽望日隆虞衡起南甸秋魁識達才敏鄉用未艾而余繆有一日長盖嘗登其堂悉其世者故記之而致三復之意焉

臨清州觀音閣下浮橋記

臨清據南北之衝四方商旅所輻輳而運河出焉往来者必藉舟以濟然水不時發暴激迅奔一操渡失謹覆溺相望而河南之觀音閣下病涉尤甚州人王珍廷璧

家河之北岸不忍歲溺者之多也以成化乙巳捐己貲作浮橋焉為舟凡八為白金六斤有畸後五年為弘治己酉漸獘而舟之更造者六又三年為辛亥再獘而舟更造者十維之以巨絙護之以周楯虹亘櫛比既固且堅爰置守者防其觸掇而時其開合上下幾十五年東西行者去險即夷無不嘉歎適余過焉吾鄉之客於斯者曰汪儀輔吳斯敏素善廷璧具其事以請記不得辭為之言曰視人之溺猶己溺之計聖愚之心未始相遠

而有不能者無他焉錮於利而昧其所受之生理爾臨
清利區廷璧以貲鳴里中乃能識所錮而惻然於斯人
勤其力於不報之地若此非有俟於有司之督好義者
之慕而然也豈非難哉視彼厚自殖而闢亭館以貯歌
舞與新佛老之宮室以徼福田利益者其賢不肖又何
如哉是宜記之以告來者廷璧以歲祲出粟賑饑用恩
例爲義官又嘗以獨力置椿石修運道二百餘丈士夫
過臨清者多禮遇之而廷璧益謹弗肆教其子鎬以鄉

進士需次於家孫淮亦治經待試其義舉不特此槁也
儀輔斯敏樂道人善事得附書

立本堂記

有歙鮑善與氏從其婣友鄭上舍萬里謁余南山之下以告曰玲之先六世祖有諱琚璨兄弟者嘗築堂於所居而名之曰立本中值兵草燬焉玲不佞重作之而未有記敢請於執事余諾之未暇也會有名命將入朝而萬里實來曰當坐伺以必得為期矣乃執筆而語之曰

本從木從一謂木之根柢而立之訓則植也天下之物未有無本者其在人為心心之德為仁仁者性之本而孝弟者行仁之本也孝弟立而百行從之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之意也然本心之德不能不壞於物慾必敬以直內則心不累乎私而仁可幾焉故曰主敬以立其本朱子之說也然則鮑氏之先所以貽其後者大矣善與之為人後而有肯構之美非賢而能之乎顧余竊有進於是者萬物之本出於天而植之存乎人植巨木於

庭砌與植小草於盆盎一也巨木之植至於干雲霄而傲霜日柯條之布也益蕃華實之成也益碩本大末茂理之常也彼小草之植其根柢拳曲而不獲紓其華實所成取供人之玩好而已朝榮夕瘁其本不足稱也鮑氏後因其先之所植立者封培之愛護之其本益深以固則其枝葉益盛以久殆見其老而壽者比於徂徠之松漆園之椿其少而秀者比於王氏之槐燕山之桂所以重斯堂而名後世者可不勉乎鮑世居歙之永豐鄉

族人孔多姓其地曰鮑屯琚璪兩公宋季碩儒從學先正鮑魯齋先生誓不仕元而貞白鄭先生嘗序其譜璪之子椿元季名士西溪鄭先生實狀其行盖其善之積甚遠而未食其報者將於是堂有徵焉萬里為貞白之後西溪之族慎許可而於鮑世戚故力為之請也

翠筠軒記

吳氏居歙溪南世遠族蕃有斯敏君者尤志識清曠族之彦也嘗闢一軒於竹間而樂居之因題其楣曰翠筠

既而出遊江湖心恒不忘乎是繪圖為冊得名人詩文若干篇其所以發明軒之義備矣君猶不自慊造余請記久未之應也既而思之古之人所以取名其室堂而紬繹詠歌之者連類引喻比於銘坐以輔德云爾若君之名軒不以竹而曰翠筠豈姑以更變名目取其新而已哉殆必有意焉夫翠以色筠以膚皆竹之外也然因其外而求其實則其心淨虛其節堅貞挺然自立經歲寒而不改其在人則衣錦尚絅之君子也彼倩桃穠李

紫丹紅藥非不嫣然其色膩然其膚也顧其中頑窒脆柔早發先萎無所恃以自植於搖落之場在其人則美如冠玉而中無所有者也然則君之居是軒也撫琅玕之節誦淇澳之篇將視其色之正膚之勁以自考曰勤於禮而求遠其暴慢於外者得與竹類乎又進而忖其中有實行之可以符其外焉者乎夫如是則將無媿於竹而軒之名可以輔德非直以具觀聽之美而已然君之意其果出於斯否乎余世居曰篁墩新居曰南山竹

院日夕與竹相周旋盖嗜之酷而得之深者莫我若也
然記君之軒至累閲歲而不能執筆豈故為緩哉思有
以副君而難其言爾

明遠樓記

余往歲過古林黄氏見其秀山相環碧溪縈帶竹樹茂
密屋宇鱗次意非有樓閣起苍蒼空翠間不足以領其
勝而盡大觀且聞其族有思馨者好遊而樂義喜納交
名流余未之識也或日具刺來見曰思馨歸自江湖圖

所以脫塵鞅而豁其心目者作樓八楹於所居之西不
百武負陰面陽扉雕以飾鑿池於庭而置琴書於上列
委積於兩廡開家塾於前楹憑闌四顧則神山之峰揖
其前者如墮几上清漪之水繞其後者如出履下朝暉
夕陰變態萬狀有使人應接不暇者盖樓成而境益闢
視益曠容為顏之曰明遠敢請記於執事者值余有名
命治行弗克應也爰使其侄彪尾舟至錢塘不獲過姑
蘇入毘陵不獲則出書以告曰斯樓之不得記於夫子

巖壑為之索然過者為之不愜惟撥冗半刻宜無不成者乃矍然為執筆而語之曰禮不云乎可以處臺榭升高明遠眺望古之人殆未始不樂乎此也思馨之遠涉江湖有年矣僑身於舟車憊力於𨻶市若煩促而厭湫隘者不知其幾也既而來歸觀溪山之清空羡魚鳥之飛泳作樓以居客不時至命觴而酌置局而奕壺矢載陳嘯詠間作若與安期羡門相期八極之表而向時懷土之感洒然無復存者亦平世之一快哉雖然委積之

收公視其族之遠者賑之而不自殖也家塾之教顯示

其業之遠者勗之而不安於凡近也夫如是則所謂明

遠者將有大焉豈清豁心目於一時而已

敬齋記

歙溪南吳恕本忠氏嘗並緣名字之義以敬齋自署或

者疑之曰敬之義大矣先正之以名其齋者顯有人焉

本忠乃襲而有之無乃贅乎不然則亦徒見其僭焉耳

矣本忠患之以質於余余曰子無惑乎人之有是語也

以前言之則厭常喜新者之所為以後言之則自棄不振者之所諉無一可者聖經賢傳浩無津涯而入道之門曰一敬舍是無與致力者如贅之厭則將取諸異端而後為得乎聖賢教人惟恐人之不同已也故曰塗人可以為禹又曰顔何人哉晞之則是如借之懼則將甘於庸衆人而已乎子無惑乎人之有是語也然余有進於子者道該體用心具寂感而敬貫乎其中故曰敬者聖學之要也其道簡而約其工夫節目莫備於晦菴夫

子之箴夫子吾郡之孔氏也莊誦而服行之大則為碩儒為貞臣小則為上農為良賈無所施而弗宜也烏可以贅而求新以借而求下哉本忠慨然曰是誠非不佞所敢當者敢請其畧以為服膺之地何如曰可也先聖之告仲弓以敬媲恕告樊遲以敬媲忠其功之切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其守之確則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況士與農賈哉子能從事於斯將無媿於父師之所期待而名齋之義非贅矣非借矣本忠勗諸

依竹軒記

黄氏世居休寧之古林族甚盛而業儒不樂他技雖或事農賈亦嗜書崇禮有文獻之遺風若思潤君闓爽和易號其族之賢者而愛尤在於竹曰竹我依也夏則藉其陰蕭蕭然不知炎熇之為酷也冬則撫其節挺挺然不知雪霜之為虐也於是開一軒以居顔之依竹曰竹誠我依哉其子彪來余南山之竹院以記請余蓋嘗一至古林訪黄氏求其遺書雖未及識思潤而觀其命軒

之意殆賢者有激而云乎彼誠見夫依勢利者每見羞於端士或遂淪胥以敗而爲世僇笑者比比也又見夫仁者之難得而無所依以爲巳歸則求之乎植物而見夫竹之可依爾昔人故有擬竹爲君子者矣視竹爲君子而取之以輔吾仁則依之故曰有激而云也思潤年七十矣愛竹不衰將有歲寒之好與竹爲一而余亦癖於此君者宦途鞅掌不獲一造思潤之軒而諗之曰子依竹乎竹依子乎思潤必有契於余言而爲之一噱者

矣或曰黄氏所居自上世以來喬木相望而多竹古林以名思潤之父文中隱君又別號節菴節從竹思潤之以依竹名軒將守其世業而圖嗣其先之徳也其言有相發者因併書之

太監鄭公壽藏記

都城之北安定關之南距光熙門有地一區太監鄭公之所營以為壽藏者也兆在其先府君壙左其後岌然奠之以土峯其前瑩然環之以清流誠堪輿家所謂吉

壤者爰晝其内以為域繚以崇垣限之石門作堂其中而屋其左右致享有嚴守奉有常訖工而境益勝公遣人以狀詣余曰不佞荷國厚恩被簡任日夜思惟圖報稱萬一無媿先人於九原惟是地也將以委身焉宜有記以示後人用無忘君父之賜敢以為請乃按狀而書之曰公名旺字德懋世家廣州順德其所居曰瀧水都先洞甲六冲尾自祖以上率以力善聞考諱梲福號處靜居士贈武畧將軍錦衣衛千户妣霍氏繼廖氏俱贈

宜人公霍宜人之子也生有美質以景泰庚午被選入
内庭勤慎自將若老成人遂命進學司禮監書堂從故
學士永新劉文安公講習課試恒先諸生久之通經史
大義詞翰並工而於暇日兼業武事恒語人曰文武一
道也癸酉選侍乾清宫奉宸扆蹕一循矩度甲戌授長
隨一日演武萬歳山下公馬歩騎射連發皆中的其諸
武藝亦精絶過人觀者歎服英宗皇帝臨御有蒐岐狩
圃之志乃轉公御馬監治獵事屢出畋永平山海諸處

還奏稱旨憲宗皇帝嗣位再轉尚膳監益善其職成化
庚寅升奉御選侍昭德宮升織染局右副使辛卯進左
副使莅局事特賜蟒衣壬辰升太使癸巳升御馬監太
監仍署局事賜五品帶祿甲午許内府乘騎庚子命掌
安喜宮事凡内帑所貯珍異纚纚然著之簿歴出納周
慎畧無遺爽尋選侍今上皇帝於春宫丁未兼侍乾清
宫受恩賚無虚旬弘治紀元例左遷織染局大使甫九
日上知公素謹畏復御馬監左少監又以公富文學命

教書乾清宫内書堂踰月復重公材武命兼督神機左掖兵辛亥復太監壬子督鼓勇營團練諸軍乙卯兼莅鞍轡軍器二局事丙辰命總督皇城四門并京城九門丁巳領東廠機宜缺員内司以數時名上皆無當聖心者特以命公越八日名兼侍乾清宫又三月仍兼莅監事其在東廠凡密告歗法事無大小皆躬自審覆情狀允當而後行無辜免坐者甚衆戊午有惡黨謀逆者前後未發公獲之以聞詔捕誅之以其功授弟雄錦衣衛

百户又從破敵凉州進副千户公年踰六十手不釋卷
雖貴而服用泊然若儒生因自號朴菴以見志焉惟漢
唐以來中貴之賢者若史游之育蒙著訓吕彊之殫忠
奉公楊復光之撫軍伐叛流芳史册談者尚之公歴事
四朝幾五十年内掌宫教外典師旅司莞鑰刑暴亂以
謹弗常藝兼文武守勵清恪寵榮盛矣而行之以撝謙
委任隆矣而持之以簡靖視古人可匹休而無讓者則
傅所謂盡瘁之忠歸全之孝公將有焉余承乏春坊侍

今上講讀十年實與公相閒不可以終遜也遂撮其要而著之使來者知公之爲人因以取徵焉

太監何公壽藏記

都城之西香山鄉有地一區其土沃衍其山水深秀而面合今太監何公之壽藏在焉公遣人以事狀一通告余曰不佞少時荷先朝恩命與奉御夏君欒父事故尚膳監太監金公與金公子視吾兩人甚厚顧嘗作生塋於是鄉且建寺以守而請於朝得賜額曰永壽卒而葬

焉始公無恙時不佞竊有請曰某等敢徼惠墓傍地以
俟幸沒而有知獲侍左右以終我公慈煦之德公惻然
許之成化甲午也未幾夏君卒舉以祔焉不佞慮其兆
域未鑒四垣取具非所以謹終而計遠乃庀材鳩工畚
土伐石中為享堂八楹左右為廂房十有六楹前以石
為門一為碑二繚以崇墉樹以名木凡百所需咸備無
缺蓋四閱寒暑而以丁巳落成非君父之賜其何以致
茲其何敢不記之以示後來輒具以請固讓不獲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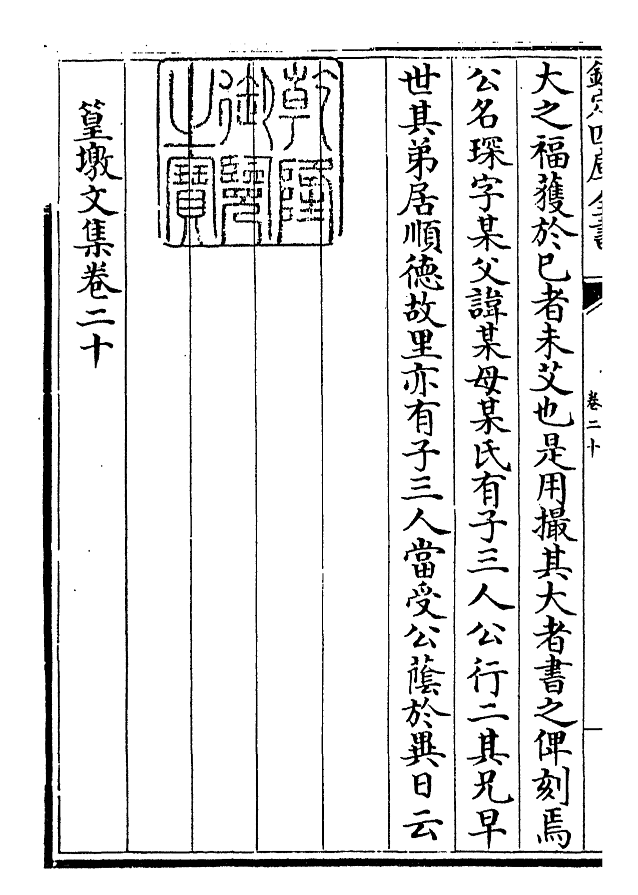
事狀何氏世居廣州順德縣之仕版村其先葢有顯者故因以名其居然兵燹之後譜逸莫可考公生而俊頴以景泰庚午被選入内庭一年即奉命賜學内館從故學士永信劉文安公通經史大義講授課習同輩鮮及丙子選長隨值英宗皇帝復位以公淳謹召隨侍乾清宫憲宗皇帝初以年勞升奉御公齡既茂諳練益久成化癸巳進尚膳監右監丞巳亥莅監事辛丑進右少監癸卯進左少監甲辰升大監每被顧問多稱旨賜蟒衣

今上皇帝嗣位尊聖母皇太后居仁壽宮以公老成命
掌宮事弘治辛亥春賜玉帶許乘馬禁中加歲支祿十
二石壬子改莅惜薪司事甲寅奉命送輿王之國歸日
遣致祀武當山秉禮奉法所至晏然蓋其出處履歷如
此余未及識公然觀其所以事金公及處夏君皆本於
孝歷侍四朝暨聖母一出於忠敬在掖廷五十年受列
聖之簡知委任寵異赫然而行之以撝謙守之靖默求
之一時豈多得哉宜其名著内朝壽幾七袠而先享頤

大之福獲於已者未艾也是用撮其大者書之俾刻焉

公名琛字某父諱某母某氏有子三人公行二其兄早

世其弟居順德故里亦有子三人當受公蔭於異日云



篁墩文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史殿榮

篁墩文集卷二十一

明 程敏政 撰

序

瀛賢奏對録序

瀛賢奏對録凡十卷走所編次起漢董子終宋龔節肅公凡十有八人奏對之文凡七十有一首走嘗熟復再三然後知古人之所養者甚充故其見諸言者如此夫惟其所養者不遺餘力故取之左右逢其原不費辭説

而意已獨至使人誦之自覺明快後世之士其所養者既不逮古人遽開口論天下事而意不能畢達於辭故辭愈滯事愈晦乃欲以感人心動主聽不亦艱乎由此觀之士固未有無所養而能有為者也走雖無似竊有慕於鄉先正之所養故手録此本藏之以俟當世之君子與我同志者天順四年歲在庚辰夏五月既望書

皇明文衡序

文之來尚矣而後世詞華之習蠹之故近有為道學之

談者曰必去而文然後可以入道夫文載道之器也惟作者有精粗故論道有純駁使於其精純者取之粗駁者去之則文固不害於道矣而必以焚楮絕筆為道豈非惡稗而并剪其禾惡莠而并揠其苗者哉漢唐宋之文皆有編纂精粗相雜我朝汛掃積弊文軌大同作者繼繼有人而散出不紀無以成一代之言走因取諸大家之梓行者仍加博采得若干卷其間妄有所擇悉以前說為準以類相次郁乎粲然可以備史氏之收錄清

廟之詠歌著述者之考證繕寫成帖以俟後人或曰朱子嘗譏文自文而道自道者其語甚力然則近世道學之談未易非也子之是舉無乃勞乎走曰不然考朱子之云蓋為蘇氏之文駁故耳至於楚詞韓文註釋校訂不遺餘力則我先正固嘗以文為意矣必如子說則是釋家不立文字之教走豈敢以為是乎

送河間縣令孫良臣序

濟南衛經歷臨漳孫君良臣上其九載之績於吏部課

其能而言於朝得進知河間縣事其鄉之仕者以余河
間人知其地爲詳請贈之言固遜不獲則告之曰河間
古瀛郡也領邑十有六而河間邑附郭有軍衛三其治
瀕京師其部多遷民其田美而腴其民夥而役繁盖治
瀕京師則國用之來需也勤部多遷民則生理鮮田美
而腴則勢力者斂之而民是用瘠民夥而役繁則人日
事乎委輸而不暇乎其他且邑附郭則郡長貳有錢穀
刑獄之事必責成焉又有軍衛三則兵農雜處民無所

從乎聽教令而訟滋熾非循吏有不僨事而曠職者鮮哉雖然古之人圖難於其易告之近者則其遠者可企也往年鄢陵李君讓為邑數年野無游民庭無滯訟勢力者來則身任之而不以困民民之就役者為立科條使更休迭逸而不告瘁處戎伍閒不少假而治用不擾且承邑久弊之餘有巨猾其閒捕之而置於法者前後數十其請老而歸也貧無以家闔城士及所部挽而留之者千餘人不獲命則相率出泉布贐之一無所受民

至有泣下者古所謂循吏若李君非邪良臣於李君居同鄉入太學也同業其仕也先後同官出處之同如此其政容可以弗同邪然則近繼美李君而遠追蹤於古循吏良臣能不勗之以求所謂圖難於其易者哉今郡守賈侯忠良二千石也郡倅劉侯邦寧仕河間最久廉介人也良臣往得賢守貳其職尤易舉矣故并以告云

送張彥質赴南京戶部主事序

余童子時從家君宦蜀時華陽人張君彥質王君良輔

輩讀書武侯廟中余間往遊焉聞伊唔聲琅然出牕間
退竊歎曰諸君子勵志亦良苦使他日出有位寧肯負
今日哉厥後余被召去蜀遂不知諸君子出處者十有
三載成化丙戌余第進士時榜中蜀人頗班班焉雖彦
質良輔於廣衆中有一面之雅然亦漫不省其誰何盖
余去蜀也久又不及與諸君子叙平生歡故相昧如此
今年彦質得户部主事分司南京又始與良輔相晤語
方愕然知二君子者曩時廟中讀書人也俯仰今昔若

有感焉則告之曰夫蜀彦質之所家也夫武侯故嘗仕彦質之鄉彦質之所景行者也矧寓其棲神之所誦詩讀書於斯其得於歆豔者必深故請以武侯之事為彦質告夫武侯之學世莫得其師傳之所自然靜學之言實洙泗之緒餘大儒君子每有取焉蓋靜則志不分而學有以足乎已學則術不踈而才可以周於用循是而為之則上焉為人之官長而有所涖下焉為人之幕屬而有所承殆無施而不宜矣此非彦質之所當志者邪

夫以余見彥質求志於十載之前思彥質達道於十載之後則彥質之往也緬懷舊遊景行先哲將不畏人曰斯人也今有位矣寧肯負往日哉

送醴陵縣令汪世行序

天下之治惡乎繫曰繫於相與令曰相至尊也令至卑也其勢邈然不相侔矣顧使之均天下之責毋乃非人情乎曰不民也者天下之本也相雖尊其於民也疏令雖卑其於民也親疏者難為功而親者情易孚政易達

令之賢否民之休戚以之令豈可以易視哉故太師楊文貞公嘗恨不為令盖君子之思得民如此休寧汪世行令於長沙之醴陵吾黨之士或榮之或惜之榮之者以世行故家子起布衣為令得善地以奔走百里之人惜之者以世行之才當舉進士通朝籍不則倅一郡長一州顧乃屈之為縣二者皆非也夫天下之責令與相均吾知世行於此求盡其責之不暇而以為榮且惜者過矣董子曰守令者民之師帥夫師帥所以治民師所以

教民也治之遂其生教之敎其彝治教兼舉而令之責始盡且令之於民有事造於庭相告語若父子然豈若相之據高享大其通以閽其見以刺於人扞然不相能也然則令之令患不為耳茍有為焉民豈有不蒙治教之澤者哉迹是觀之情孚政達其易易如此而已無賢稱民無休聲不可以言令矣今天子臨御法古畏民上圖任於輔臣下責成於守令誠以之二者天下之治繫焉然則世行今日之所勉副者亦為之而已矣進士吳

肅清上舍汪汝温約鄉人以餞世行而走借爲之言且以喻夫世之不足於今者

河間府志後序

河間郡守太原賈君忠及其倅寧夏諸君廷儀取郡志梓行而走書京師請敏政序其後敏政邦人也不可以辭則爲之言曰河間爲郡在前代廢置不一至唐宋爲邊州當河北三鎮及五代宋遼金元戎馬蹂躪之間兵燹交馳文獻滅裂杞宋之徵蓋使人有不勝其追惜者

馬迨我文廟定都北京而河間為畿郡承平既久文物日滋於是二君子始得修復故事為志以傳夫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則郡之有志尚矣蓋為人上者於凡所部之山川道里民風土俗與夫人材物産有所不知則無以考求其跡施於有政而成治功此河間郡志所為梓行者也或乃謂英廟嘗命儒臣修大明一統志分賜在廷書坊既以摹本翻刻則列郡之志可廢是大不然夫一統志天下之書也其法畧列郡志一方之書也其

法詳畧者非簡詳者非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然則斯志之行豈徒以飾吏事夸美觀而已將使夫行部之臣筮仕之士不煩於詢訪咨諏而一郡二州十六縣之事舉目可以盡得之由是而出治無難焉則二君子有功於斯郡大矣賈君守河間八年威行惠流治益閒暇而諸君贊成此舉之力尤多其同寅者亦皆淑慎自持故議以克合使數百年之闕典於是而備其視世之汲汲於簿書案牘之間者其相去顧不遠哉志凡二十

卷本多挂漏譌舛敏政不佞為之慱采羣蒐重加訂正凡古蹟山川人物詩文之類彪分臚列頗詳整於舊云

送南京工部主事金公器序

成化壬辰之冬金公器以工部主事考績来自南京倡為同年友之會會者百十有四人以嗣歲春正月多賜假乃以上元後一日畢集於朝天宫之東堂結綵署其門曰瀛洲佳會而教坊又盛張樂以佐酒酒半羣起謂曰非公器則玆會有弗成因舉觴為公器壽薄暮方歸

騎從塞道道旁觀者咸嘖嘖歎賞以為衣冠盛事噫公器之意豈徒然哉會以友名是必有道焉夫丙戌之春同日奉廷對者三百五十七人七八年來或物故或以事去或官走四方者强半在朝者亦各有職事之拘雖同舍郎歲不三四見今乃與諸君子為樂於一日之間而晤言於一堂之上則豈直杯酒之足樂乎是必相責以善使相顧無慚色則庶幾斯會之不辱而友道成矣且諸君子為給舍為羣察其亦有敢言以折憸壬者乎

有朋昵以摧善良者乎為署郎為百執事其亦有清恪以保名節者乎有苟黷以瘝官守者乎是是而非非則庶乎後會可尋斯樂可繼不然其有能靦顔頳頸以自列於樽俎之間者哉公器之意殆出於此若留連光景以為好事之舉則友道無所藉而斯會不足齒矣敏政在榜中年最少無善可稱而辱為諸君子所不棄使執筆為公器南還之贈故序其事以道其行公器吳江人隸籍京師倜儻有才畧蚤以事忤權貴人毅然不屈至

今談者尚之

送吳思齊還治遼州序

國朝之制凡仕者三歲一考三考則視其殿最而黜陟之然三考之間惟再考為難仕之初鮮有不自立者故一考率得書最於有司至於再考則以為官成矣其心不能無少緩以肆亦或有技止此而力不逮者於是乎前不足於人之初望後無以為明陟之地舉其有而并失之故凡仕者慎焉吾友吳思齊知遼州六年矣書最

於有司如其初其西歸也鄉人餞之而請余重之以辭夫并晉之土勁食其土以有生者鷙而難馴而遼大州也思齊以江南諸生處其士民之上言如不出諸口而令無不行也身如不勝衣而頑者化暴者草部使者以為能羣試之而書最於有司者再夫豈掩襲而得之者哉是必有道焉思齊以淑慎自持少而壯如一日故無緩肆之獘安儒者之分不分其力於他道故無不逮之恥以無所緩肆之心而加以可達之力守其道久而不

渝雖終身可也何有於再考雖服於大僚可也何有於一州陜之明之不足為思齊道也鄉人之餞者刑部主事謝恭而下若干人

送内兄林文秀之官淮陰序

内兄林文秀與余同學詩於家君晴洲先生時先生參政於蜀余與文秀侍行道荊江泝巴峽以達成都凡途中山川古蹟先生必命題以試吾二人吾二人者亦思盡天下之大觀以昌其詩故在峽中每每攀蘿葛上峻

峯題名峭壁之上或跳石弄水於奔川激流處相與為不經人道語嘗記作巫山十二峯詩余語不能竒因竊兄者以為巳有相與爭笑不巳時雖未知詩之工拙然自以為有足樂者其後余被召來京師文秀亦束書歸耕瀛城之南不相見者數載天順末余謁告歸省晴洲先生於金沙嶺之别墅文秀乃復相余行馬上時時説舊事數日不了時深秋曠野天長木落頗快人意既出瓦橋關過雄縣余與文秀因馳馬遊鄚州古城上有騎

而劍者數人羣僧荷殳擁其後文秀以為暴客心甚恐余時獨挾三矢躍而出適有奔犬起叢薄閒客與僧相謂曰公子能追殪之乎余控弦應聲一發而斃客與僧相顧愕眙散去文秀偉余因口占一詩後余每思壯遊蓋未始不往來於懷也余舅氏既棄官安東而文秀家益落數益奇乃欲就升斗之禄以為養親計時太守賈侯召試之案牘文秀曰僕安能事此願試一詩賈大驚異試以冬無氷之詩文秀舉筆立就乃得為宣使大寧

都司大寧多武臣不識好惡獨見文秀能詩乃禮之不敢後用是文秀安為之下者三年始得上吏部為驛令淮陰夫以文秀偉然長身生北方兵革之地人識字以為難而獨以詩出其羣則其通名天朝以躍馬食肉於此豈曰幸哉文秀既戒行李出都門余因與之約曰第他日復得謁告南歸子當市㮶魚豆酒坐我皇華館上呼取伶人作韓王孫受辱戲劇相與大醉十日然後放巨艦入清河下長淮問古戰場及騷人釣遊處相從賦

詠以尋舊盟慎勿以謂余方奔走舟車之下求盡其職

寧克從子嘲詠風月留連光景作少年郎邪酒盡告行

書以為贈

壽吳孺人序

子之於親蓋無所不致其極而稱壽則其大者故觴斝

不足以盡歡歌舞不足以養志幣帛不足以將誠惟文

字可以揚厲德善有古詩人頌容之至情說親之道於

此為盛然士夫間類以之為虛文不屑為豈以請者多

而作者厭乎夫稱壽孝之大者而厭其多是惡天下之為人子也故凡有以壽文請者不肖未嘗不欣然應之無難辭推巳之心知人之我同耳淳安諸生吳君禮之母方孺人壽七十而加健因與其二兄祥裕及其友生盧鴻輩謀所以稱慶者乃走書其從弟監察御史祚外弟禮部主事邵君新於是兩君過余乞為之辭余不及識吳君而獨重其孝則起請孺人之為人曰孺人故宋蛟峯先生之孫嫁處士吳本輝父本輝父棄世二十年

孺人不爲奇絶之行而家庭間爲子者不悖爲婦者不妬爲僮僕者咸職其職而不敢肆人以是賢孺人兩君又各言孺人教愛之如已出且黯然以不克親拜堂上爲歉夫子之當孝常理稱壽常事獨從子之於從母率以爲疏矣而慕之如其子其親戚子弟又加遠矣而慕之如其從子其子之友生異姓矣而慕之如其親戚子弟吾以是益知孺人之賢夫賢者有後孺人之兩子皆克家而又有才行如季子者他日起諸生與御史聯步

朝行以底於顯親揚名之孝則孺人享禄養以介壽祺方自玆始孺人始生之日在歲之秋九月二十九日余不能製新詞畀舞童歌以侑觴竊聞之閟宮之詩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又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余不敏敢以是為孺人敬誦之

送晉寧州邵醫官序

鄉貢進士王景陽開塾於太師李文達公家間道其鄉

人部景暉之醫學公子尚寶司丞士欽及其二季士敬士貴因樂與遊且諗其醫之良也又以道於余余方思識其人而景暉受薦起為典科於晉寧州醫學去矣士欽相率來請一言贈之行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資於學而能成者百家衆技必有師焉而今之公署在天下以學名者三儒也醫也陰陽也儒之學自三代已然醫與陰陽二學肇於宋而盛於今國朝置官與儒學咢峙夫二家之學在周禮曰醫師在書曰羲暨和蓋儒者之

學非百家衆技之所謂學也儒者不得而專攻故使良者為之長率其徒以相守令而治民焉其任雖卑而責則重矣盖禮義乖則民之俗也漓疾疢興則民之生也弗遂寒暑紊則民之業以隳三者之教行而治道成故曰二家之學非百家衆技之所謂學也夫道德性命之理六經載之醫與陰陽之先其所以察脉理而知受病之源測玄象而得運行之度類非神聖之士不能以前知特後之學者泥其迹不察其理故世以百家衆技之

流目之而為其徒者亦安處其名盖二家之學失其職也久矣晉寧於滇為屬郡而景暉之父故為醫學師景暉世其學且世其官盖庶幾所謂良士者夫滇在京師萬里外其地與夷獠雜處國朝以来禮義之漸洽視内郡而况於醫乎吾見景暉之教將大行於一州而遠人蒙其休也余故學於文達公而景陽又於余有講學之舊亦深慨夫儒者之失其職而無以自振也故以學之說告之

文母王宜人輓詩序

輓詩之作何昉乎左氏之歌虞殯莊生之紼謳古樂府之薤里薤露皆是也然考其實乃當時送葬執引者聲之以相其力耳顧近世為之者異於是憫其人命之不淑則近於黃鳥之詩本於人子所追慕則近於蓼莪陟岵之詩頌彼之善寄此之哀雖不相知可以請託為之習於見聞遂成故事不如此則人且有無所用情之譏蓋士夫之告哀乞詩類於俗人之飾僧追薦勢不能自

已也戶部郎中文君志貞奉其母宜人輓詩一帙過余泣請曰詩必有序余讀而悲之曰此亦可謂用情矣夫古詩幾三千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有畸而致哀於人追慕其親者僅一再見又每不過三疊六疊而止焉蓋如此其慎之也慎之故足以貽當時訊後人而近世爲之者動輒累十百不止徼之累年不足借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則亦何其詞之費慮之周一至此哉蓼莪陟岵之詩人子所自爲未嘗借重也黃鳥之詩得諸其

國人未嘗出於大人先生之口皆孔子所不棄則人固實有善之足貴乎宜人姓王氏世家山東徙陜蘭邑之東川既嫁從其夫君子謫戍凉州中歲而歸晚就養京邸受封恩年六十有六以卒葬蘭之華林峯下本其為女若婦若母皆有善聞其鄉郎中起進士為行人至今官其顯揚之業固將有出於此帙之外者雖然此豈不猶善於世之飾僧追薦者哉

送方君引

方君東彝歙諸生也少從鄉先生學春秋學成赴南畿秋試屢弗利而年益茂學益邃會其家有尺籍死無繼者有司將逮君而儒生從戎者令當送試其才否罷遣之君持牒走京師兵部請就試文淵閣閣老彭安成先生才君君乃得釋予與君家同郡竊為之嘆曰周禮凡國子遇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夫周盛時如此而況叔季乎於國子如此而況郡縣諸生乎惟我列聖以文教弘古之治恒患人才

之遺故於儒生曲成之如此方君不已大幸哉詘伸者數之常也君之去此其必翹然出羣以上副朝家涵煦之大恩乎然則今日之詘固後日之伸兆也君族凡貢士良弼與余善故輒書此以為君之歸

洪氏族譜序

知鄭州徽人洪君寛奉其世譜一帙請走序其前曰將板行族中庶其所藉而不朽也洪出共工氏受封河内之共城子孫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世望燉煌在唐

有諱經綸者徳宗朝為河北黜陟使議罷方鎮兵左遷
宣歙觀察使自下邳徙婺源之官坑薇之有洪蓋始此
觀察七世孫鈹又徙休寧之黄石鈹七世孫中孚宋進
士龍圖閣待制贈少師徽宗時嘗諫伐遼忤内侍落職
致仕待制五世孫大六再徙歙之西南境因姓其地曰
洪源則今洪所定居也大六十世孫伯祥自號洪厓老
人元至正中與其弟震為洪氏木本水源録序而藏之
鄭州上距震盖四世矣然自洪厓兄弟𠡠譜之後子姓

益蕃為世益遠而舊編之傳者日益譌於是鄭州又復定為今譜凡若干卷洪厓之譜有鄉先生唐仲實及史官徐旭之文所以叙譜之故畧已盡之然走獨念嶶之洪氏自唐至今視他族積久彌盛亦有二公所不及言者夫唐之亡成於方鎮宋之分裂始於伐遼而觀察待制兩公獨於其時慨然以天下為念不恤强臣巨閹之害已而言之君父雖其言不行而守官之正謀國之忠建事之勇萬世如一日也其子孫之盛且久不有自而

然哉是則斯譜之行豈直叙親疎别真偽所以不忘前烈而廸其後之人固鄭州謹嗣葺之意也鄭州起鄉進士自桂陽徙治鄭皆有賢聲子遠亦舉鄉貢進士而鄭州故與走之宗兄同知汀州熙有嫺好知洪氏者莫如走也故論其世而以兩公為首稱使後之觀斯譜者有考焉

贈廣東按察副使張君詩序

廣東凡十郡七瀕於海一居海中環其境諸藩相望而

倭人最慓黠難制朝廷為設按察分司於海上副使一人奉璽書以廵視海道為名一方安危隱然繫焉用失其人必且僨事故擢任之際往往慎之吾友華亭張君汝欽之赴兹役也同年友一十人約賦詩道其行退余為之序廣東大藩水陸之交警備甚嚴三司皆治廣州而按察又分五道各署印以糾諸郡獨海道上下數千里責之一人然比年以來倭人出没最少而猺賊弄兵於谿峒之間無虚歲至於焚縣治逐長吏俘戮其子女

屢勤大將出兵攻之稍靖矣而復熾此其故何哉危者平易者傾理之常也汝欽長身玉立性敏而志銳自翰林庶吉士為監察御史出按滄濟荊湖之地不縱不刻所至赫然有聲焉海道一事固優為之雖然巨浸排空戰艦如林以孑然之身日虞寇至而圖其成此水道之所以長安也谿峒不險於海猺賊之慓黠不勝於倭人然事未至而議之甲可乙否有事相顧莫可與當者此陸道之所以多危也夫廣東偏師屯境上至今不解其勢

殆有可平之漸而海道之無虞也久矣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汝欽往哉服金紫食大夫之禄日坐行臺兵民環立以聽乎教令豈可一日而忘艱貞邪謹自治勿恃其安而毀於盈事之涉利害者亟罷行之使海波不揚戎備閒暇島夷聞之不敢乘其隙素餐者望之有儆焉則豈惟無負其平生與今日慎選哉福禄日臻誠有如易之所云者矣諸君子詩多致愛助之意而無留連光景之詞固將有可傳

者不待序也

送范邦祥知嶧縣序

徽之貢士范邦祥以戴氏學凡七上禮部舉進士不第既入吏部銓其下邦祥者類得府上佐及州長而邦祥僅得為嶧令又遠去其鄉數千里於江之北徽人之客京師者重惜之因相率請余為贈別之辭嶧山東之縣也秦漢帝王率嘗遊其山之下刻石頌功或道海上求仙人以徼永譽而逞其大欲計當時扈從輿馬紛然交

於馳道供億之需百出而嶧之士民奔走服役轉竄死亡為之令者亦疲於事上日虞罪責雖有子惠循良之志將安所施方今聖天子端拱於上無盤遊生事之好四方靖謐不特一縣為然然則邦祥去此而綰黃綬為郎於大府之下以今百里之人所據者儼如古子男之國謂非聖天子之明賜不可也而又何重惜之有雖然古之善治不過富之教之耳三五年來山以東非水則蝗疫癘薦興郡縣之間十室九空村墟蕭然至於無人

此豈君子可樂之時邪邦祥往哉尚旁求舉措之蹟使饑者得食蕩析者反其居而病者無夭札之苦然後乘國家閒暇之時進其諸生相與推明孔孟之遺書而復行之俾嶧之人忠信長厚無盜無訟以還鄒魯之舊此則余所重望於邦祥者餘不足道也

送太學生于君還郯城序

我朝准先代之制士必養於郡縣學升於太學以次入官蓋儲之有素而後任之得人也余獨怪夫近世士不

知所自養凡在郡縣者恨升太學之遲在太學者惟恐
出之不速故未升則上粟馬以求進甫升則投牒吏部
願就禄學官甚哉失其所以為士者夫士之居學其猶
農之在田賈之坐肆乎農蔑其田則餒賈厭其肆則貧
士疾視其學則為棄人士之在郡縣學所讀者先王之
書所友者一鄉之良士無耕耨貿易之勞而有弦誦之
樂一日居之則修巳治人之業有一日之長其上太學
也亦然且所與遊者天下之士歲考月計而吾之業鮮

不成矣顧皆僕僕然有濡滯之嘆幸而去之動色相賀
是何所見之與農賈異邪于君本深郵城世家為縣學
弟子員以所業尚書赴山東鄉試者屢矣每赴輒不利
於有司而業益精成化丙申始升太學其同升者多願
就禄學官君笑曰方將受教於人而强為人師士之恥
也乃謁告省親東歸噫若于君跡其心顧豈可以今之
為士者求之邪國初太學生逕授京秩而進士多外補
凡試禮部未第者增廣諸生不得入太學太學之重如

此正統以來斯例漸塞由是科目重而太學輕假使人皆好修如于君則世烏敢有輕太學之士者哉惜乎蘭茝之一二不禁蕭菅之千百也于君之歸奉親讀書其所養益厚必且大成於科目之間以副上之任使抑豈僅為一鄉之良士已乎監察御史佀大器亦鄆人余同年進士也素厚于君請余文以為君之别大器之友即余友也故不以辭

贈兵科都給事中章君序

給事中非言官也唐宋之制給事中治門下省佐侍中詳命令封駮章奏别有拾遺補闕司諫正言謂之言官其治曰諫院我太祖高皇帝罷言官而每著之令曰凡朝政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大哉王言其視唐宋之淺謀狹制葢萬萬矣國朝給事中設科六有長有佐其責愈分而職愈專然今之人見給事中猶曰言官其自諉亦曰言官予恐責之者非其罪而自諉者無當也鄞之章君元益天順中與余同領京闈鄉薦成化

初同舉進士同教養於翰林元益長余四歲磊落疏闓余兄事之余承乏史官而元益擢兵科給事中朝夕敬共以求盡其職而竑論崇議見於設施者士論往往以為得體既進都給事中凡同年者又皆喜以為吾榜得人而鄞士之喜尤甚於是刑科給事中盧欽玉刑部主事楊志仁來請余重之以辭余於元益交久語熟蓋無可為辭然余所以敬厚元益者寧有已乎夫內科外部實相對峙雖禄有崇卑而其責常均矧兵國之大事固

難乎其為長矣今之仕者為寮佐遇事則曰有官長在吾何能為至於為官長將何所追其責哉上嗣位以來屢勤兵於四方雖不旋踵帖然無虞意所以弭之之術尚有所未盡也元益嘗佐兵科有聲矣今為官長焉其必有以審處乎此語曰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今之給事中固非若古之言官有專職然令許諸人直言無隱則夫職之所在法無不得言者合羣議而告諸朝布之天下偃兵息民以輔成今上垂拱之治余

寧不有望於元益也哉

贈鄧州守禦千戶黨侯序

天下武官自開國靖難兩功之後有事於四方則以捷進者千萬計由是衛所之上多者數十少者十數蠶食其下戎政以隳往時天子用廷議詔簡汰武官拔其尤者為軍正衛三人所一人俾之綰章以治事餘不得預三歲則聽行臺守臣覈其稱否為進退焉冗貪肆虐蓋庶乎鮮矣成化十有二年河南鎮守中貴人暨巡撫巡

按者籍其所數軍正官於朝蓋河南一都司所隷八衛
四十餘所進者若干人而鄧州守禦千户黨侯隆居其
一侯陜之甘泉人世為將家自其祖父以靖難功至千
户侯謹嗣之率其所部練於京營有年矣士卒甘苦軍
務弛張閲知之甚稔其膺遴選殆可謂無負者與所悉
寓治衛中有事可仰成於上諉辭於下鄧州一所雖附
南陽而軍於外以守禦結衛其勢儼然與衛敵專行獨
濟無不可者然則黨侯舉措固將繫一州之重輕也哉

鄧於前代為重鎮地瀕襄樊山川阻修劇盜往往生其間朝廷一遣偏師問罪必先駐鄧故為鄧也難通者天子命大臣行要害立官府綏流人為久安之策鄧之易易蓋自此始矣雖然古語云太平不可忘戰侯勉哉慎隄封恤士馬戎政之涉利害者罷行之使一州晏然兵民胥悅則豈一得之足慶將三歲之叢亦孰能易之侯勉哉鄧之仕者相率請余言為贈余外舅鄧人也故不辭而與之言

贈工部主事吳文盛序

世有謂文學不足以得士者非通論也余觀兩漢之人鄉舉里選雖若無事於學至誦其所著述皆平實可法大抵人必深於學學必本於經故見諸行亦有所據而不悖今之所謂學者何學哉以詞翰之工拙為高下遂使經生不齒於才子士習之不迨古有由然已吾徽之人於所謂詞翰者類出列郡下惟舉於兩京上禮部者率以一經占首選蓋徽之為郡自朱子以來儒先輩出

經學之漸被者久後生小子口誦手録者不雜於他岐故也若休寧吳文盛其一焉文盛之春秋有聲郡學成化辛卯以是經舉南京鄉試第二人壬辰魁禮部會試主司皆録其經義式來學廷對賜進士出身值外艱而歸丁酉服闋乃授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出莅淮安清江浦河道云文盛為人恂恂儒者若不勝衣至扣其所得亦霈然莫能窮雖性和易人樂親之家居三年未始有私謁蓋非深於經者不能也彼施施然驕其詞翰之

工於人實足以暴其浮藻耳其中豈必有本哉雖然詞翰之工拙不足計而近世乃復指談經者為迂濶甚矣乎士習之陋也窮經將以致用春秋者聖人之用在焉文盛幼誦習之今壯矣是非舉措如辨黑白數一二推而行之豈不綽綽然有餘地哉矧遣屬列部有不能事事者多借上官以自諉文盛之去此也本之以平生之學加之以獨任之力將賢聲翕然起於淮之壖矣振華履亨必兆於此淮南北往來之通衢也吾願與鄉人士

之客京師者拭目焉

宋遺民録序

余嘗讀宋王昺翁謝臯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其倡和稱述之閒見於諸家别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裒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為十二卷題曰宋遺民録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

之卿相擕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爲文丞相客初未
始都高爵享厚禄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
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暴其志或
欲存其廟食於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
不負其主天理民彜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
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爲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
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駢首就戮甘九死而
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貽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

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於一時且自以為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即如潰瓜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於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

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為恨然余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徙倚於殘山剰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力就白刄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焉故寧為管寧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誠有見夫天理民彛之不可泯者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光耀硏鍧於青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

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彛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由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為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摭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煒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於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以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於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委

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彞之責於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主為宋裔之說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心於地下而宋貽謀之善之報亦於是乎見焉

篁墩文集卷二十一